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编

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编

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 - 7 - 5004 - 6787 - 8

I. 贺… II. 中… III. 贺麟 - 纪念文集 IV. K825.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015 号

策划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出版说明	(1)
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开幕辞	李景源 (3)
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	贺 麟 (6)

本次纪念会征集的文章

我所知道的贺麟先生	任继愈 (17)
读《文化与人生》	
——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	汪子嵩 (20)
贺麟融会中西的文化哲学	杨宪邦 (27)
从贺麟先生哲学思想转变中得到的启发	黄楠森 (51)
读贺麟先生文化哲学的一两点体会	张岂之 (55)
贺麟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杨君游 (60)
贺麟先生对知行学说的贡献	
——兼谈什么是理性认识	梅德愚 (76)
“虚心涵泳”的境域含义与前提	
——再思贺麟先生所阐发的朱子直觉方法	张祥龙 (87)
儒化西学 告慰先师	
——贺麟先生百年	张祥平 (95)

贺师百年行知矩 麟生盛世心物规

- 继承贺麟老师一世纪的治学精神 杨恩霖 (138)
 贺麟先生与贺先生的哲学 孙霄舫 (146)
 纪念我的父亲贺麟教授 贺美英 (161)

关于贺麟先生的旧文

恭祝贺麟先生九十寿诞 陈修斋 (171)
 愿他的精神永垂千古！

——沉痛悼念敬爱的老师贺麟先生 陈修斋 (175)
 一代宗师的赤子之心

——忆贺师 杨祖陶 (181)
 探索的历程

——读《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梅德愚 (187)
 从唯心论“大师”到信奉唯物主义的革命者

——记翻译家、哲人贺麟 张祥平 张祥龙 (191)
 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

——记哲学家贺麟教授 宋祖良 (205)
 贺麟先生与黑格尔哲学 宋祖良 (210)

我所认识的贺麟教授及其思想 孙霄舫 (217)
 一代哲人贺麟 梁庚荧 (224)

历史不负有心人 宋慧曾 (235)
 读《黑格尔哲学讲演集》

从“唯心主义大师”到共产党员 宋慧曾 (235)
 访贺麟教授 诸有琼 (240)

贺麟与费希特、谢林 张学智 (245)
 论贺麟的前期思想的特点 张学智 (259)

回忆贺麟先生 张学智 (280)

贺麟人格刍议	段德智 (287)
论贺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郭齐勇 (295)
贺麟哲学思想初探 ——《近代唯心论简述》评议	郭齐勇 (305)
贺麟先生对我国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 杰出贡献	萧锟焘 (316)
贺麟先生对黑格尔真理观的阐发	唐爱国 (325)
贺麟的《文化与人生》	长 弓 (337)

诗

怀贺伯恩师	张祥龙 (343)
上贺师	李永城 (345)
题赠贺麟先生	杨恩霖 (346)
丙寅之秋,自昭老师从事哲学教研译介工作 五十五周年,谨献拙句,以表微忱	肖箇父 (347)

出版说明

贺麟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研究专家，西方哲学翻译名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贺麟先生生于四川省金唐县，早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先后游学于美国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研习西方哲学。他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表《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1934）、E. 凯尔德《黑格尔》（1936）、J. 鲁一士《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致知论》（1943）等译著多种，全力介绍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他在《近代唯心论简释》（1944）和《文化与人生》（1947）二书里面，结合自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经验和体会，提出了一整套对传统儒家学说的崭新看法，代表了新儒家运动的一个主要方向。

解放以后，贺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曾任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他后半生的代表作品有《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1984）等，重要译作有黑格尔《小逻辑》（1954、1980）、《精神现象学》（1962，与王玖兴合译）和《哲学史讲演录》（1957，与王玖兴合译），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961），以及斯宾诺莎《伦理学》（1958）和《知性改进论》（1952，即《致知论》的改译）。贺先生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和译著活动中，为在我国传译西方哲学，培养西方哲学研究人才，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

2002年适逢贺麟先生百年冥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纪念贺麟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由贺先生生前所在西方哲学史研究室邀请贺先生生前亲友、学生四十余人，举办了“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会后，西方哲学史研究室收集与会人士（包括海外学人）所写纪念文章、学术论文十一篇及部分与会人士过去在各种专业杂志上所发表过（未结集出版）的谈贺先生人格和学术的文章诗稿二十余篇，共计约二十万字，建议计划编辑《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一书。
贺麟先生生前，北京三联书店曾经为他编写祝寿文集《会通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次编辑《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所收文稿包括贺先生生前学生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梅德愚等国内学术界老一代名家的纪念文章，以及杨君游、张祥龙、张学智等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学术文章，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相信出版后，会对国内外哲学界，以及热爱贺先生人格学问的学人，发生较大的影响。

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

座谈会上的开幕辞

李景源

今年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史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贺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今天，由我所发起，在此集会以志纪念。参加今天纪念大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同志、哲学所的领导、贺麟先生生前的学生、同事、好友、国内哲学界的专家、民盟中央、民盟北京市委的代表、有关新闻媒体的同志等。贺麟先生的夫人黄人道同志、女儿贺美英同志也莅临会议，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贺麟先生字自昭，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1919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6年至1930年，在美国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主要攻读西方哲学史，重点研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哲学，先后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1930年进柏林大学深造。1931年夏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讲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斯宾诺莎哲学、黑格尔哲学等课程。抗战时期，主要执教于西南联大，出版了《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抗战胜利后仍回北大任教。曾担任中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组织并主持“西洋哲学名著译会”。40年代末，曾任北京大学训导长、哲学系代主任等职。出版了《当代中国哲学》、

《文化与人生》等著作。建国初期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195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翻译出版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等主要西方哲学典籍。他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他继续从事各种学术和社会活动，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热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1984年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1986年出版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1990年出版了《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

贺麟先生是我国学界尊敬的师长和楷模，是新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今天，我们纪念贺先生百年诞辰，缅怀他的业绩，就要深刻领悟和继承他的治学特色。在贺先生的带领下，我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始终坚持研究和翻译相结合的原则，重视外文原始资料的翻译和积累，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贺麟先生独译以及与人合译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曾是国内学界研究西方哲学的主要译作。在中国哲学界，贺先生是较早走上中西哲学融会贯通、比较参证的道路的先驱者。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中西哲学形影不离，相得益彰。一方面致力于西方哲学中国化，一方面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为推进中西文化交流作了奠基性的工作。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他提出应“去中西之见”、“不分中西”的观点，关于对中西文化均要进行有体有用的整体研究的观点，关于对待西方文化要着眼于根本精神的把握和理解的观点。认为要想借鉴西洋文化，就要深入西学的堂奥，认识和理解西学的真精神、真意义，这样才能使西学为我所用，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能超越和征服西洋文化。这些见解，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贺麟先生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和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他勤于教学和关心学生，勉励学生要有崇高的

抱负，强调做人与做学问相统一，鼓励学生大胆探索。他培养的几代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今天我们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就是要学习他的丰厚学养、治学精神和高尚人格，将我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2002 年 12 月 10 日

——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 180 周年学术讨论会

“哲学家唯一值得信赖的品质，就是他的诚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这样评价自己。他生前没有完成《精神现象学》，但他在世时就已声名远播，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许多伟人。

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

贺 麟

编者按：1987 年 12 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等五单位在南京市召开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 180 周年学术讨论会。贺麟先生本拟赴会作专题讲演，后因故未能莅临指导，但他专诚派遣他的两位博士生将《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一文带至会上交流，还写了贺辞，使与会人员受到很大鼓舞。今年是贺先生 90 寿辰，特发表此文，藉以昭示一代宗师的治学风范，并深表祝贺之意。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奠基之作。我于 1927 年初次读到它，迄今已有 60 年了。今年是这部著作问世 180 周年纪念。而这期间，世界和人事均发生了沧桑之变，人类饱经了两次大战的磨难，也利用科学技术创造了今天如此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有这些，都使我备感光阴荏苒流逝，而人却日新；更使我坚信精神价值的恒常与持存。

关于《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的性质、特点、价值及其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我在许多地方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一些看法和理解，自觉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说。借举行这次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 180 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想回顾一下我留学国外的几所大学时，学习这部著作的那段时间的生活情景，算是

一种纪念吧。

1. 留学奥柏林大学 1926 年暑假，我作为北京清华学校的七年制毕业生，来到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直接上三年级。当时的奥柏林大学与中国山西省联系较多。它在山西办了一所铭贤学校（Oberlin in Shan Xi），所培养的优秀毕业生和教师都可以选送到奥柏林大学深造。因此，当时奥柏林大学的山西同学很多。奥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所接受黑人和女学生的大学。可见，这所大学当时是充满浓郁的民主气息的。

我到奥柏林大学，就去教务处办好了注册登记手续，并在校园观览了一番。这里环境幽静，我很喜欢这所学校。它有一座七层高的图书馆，馆内收藏中国书籍报章杂志较多，既可以借书看，也可以带书进去看。教师约学生谈话也在那里。此外，学校还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每个星期在这里举行多次演讲，校长一定出席主持礼拜和校内外著名人物的演讲，并与全校师生见面。我在这里曾听过罗素的两次演讲。他的演讲酬金每次是 200—300 美金。

大学里还有一座教学大楼，叫做彼得大楼（Peter Hall），内设大教室和小教室，我所在的班级约有二十人。总之，这里的学习条件很好，学术气氛也很活跃。对此我还写过一首诗：

七级书楼破万卷，礼拜厅里悔过愆。

彼得院中受经纬，光芒火蕴冲霄汉。^①

我第一学年主要学习的课程是哲学史、伦理学及拉丁文。此外，我还选修了半年宗教哲学半年心理学。奥柏林大学有一项制度，凡是文科的学生，必须在希腊文与拉丁文中选修一门。因我

① 张祥平、张祥龙著：见《人物》杂志 1987 年第 5 期，第 84 页。

当时觉得希腊字母看起来很费劲，便选修了拉丁文。学习一年后我就可阅读拉丁文书籍了。在国内时，我就知道康德，但不知道黑格尔和斯宾诺莎，更不知道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对于这两位哲学家及其思想，是在上了哲学课和伦理学课之后，才开始了解的。

2. 奥柏林的哲学史课 哲学史课是学年课，讲课教师只顾自己讲解，但不要求学生写文章或读书报告。用的教本是鲁一士 (J. Royce) 的《近代哲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Modern Philosophy)^① 此外，我还参阅了他的《近代唯心主义演讲集》一书。这本书是 1919 年鲁一士逝世后才出版的。我在美国期间，曾经抽空将《现代哲学的精神》一书中关于“黑格尔的为人及其学说概要”译成中文。随后我又将《近代唯心主义演讲集》一书中有关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五章译成中文，上面两部分译文是我后来发表的《黑格尔学述》一书的主要内容。在此书的附录中，有我在美国留学时写的“朱熹与黑格尔的太极说之比较观”，和友人张素痴写的“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两篇文章。此书于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 世纪以前，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很少受到西方学者和哲学史家的重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其文字艰深晦涩，难以阅读；另一方面是由于像文德尔班所言“能了解《精神现象学》的那一代人已经死去了”。1906 年，狄尔泰发表了《黑格尔的青年史》一书后，研究黑格尔的人才开始重视这部著作。鲁一士作为新黑格尔派的一位代表，是特别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他最善于读黑格尔的书，也确能道出黑格尔思想之神髓，揭示其中之精华而弃去糟粕。他特别表彰黑格尔早年

^① 该书后来由我在组织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时，推荐樊星南（现客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翻译，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少独断保守性而富于自由精神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并发挥了黑格尔对意识生活的透辟的剖析，对此，不能不说他独具慧眼。鲁一士自己所期许的就是要揭穿“黑格尔的秘密”，要把他的学说从晦涩系统的坟墓中以流畅而有情趣的笔调表述出来，所以，其文字较少教本式学究式的干枯之弊病。正是鲁一士的书，使我内心初次萌生了对黑格尔及其《精神现象学》的浓厚兴趣。

顺便提及的是，鲁一士是专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这在中国尚鲜为人知，而美国的詹姆士却人所共知。其实，詹姆士对鲁一士极为推崇。他在哈佛教书时就曾盛情相邀鲁一士到哈佛，并说：“鲁一士呀，我一面提笔著书，一面便想着你，我唯一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学说推翻。我希望我永同你扭成一团，抱着在历史上滚。”

3. 耶顿教师的家庭读书会。第一学年上半学期，与哲学课同时开的还有伦理学。任课教师是位女士，我们喊她耶顿夫人。耶顿老师待人和蔼，教学认真，深得同学们的好感。我之研究《精神现象学》和《伦理学》，以及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为我治学的典范和情感上终生崇敬的先哲，耶顿老师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耶顿老师任课期间，她曾组织了一个课外家庭读书会，约有五六人，其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并且有两位女生。每星期讨论两次，每次两三小时，得到耶顿老师的邀请，我很高兴。因为，只有学习认真的好学生才能得到这种荣誉。这也说明师生关系很融洽。

耶顿老师第一学期讲的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共花了两三个月时间。其间，我们读了好几种英译本。我自己还买了“人人丛书”的通俗本。每次上课她讲不了多少，先是要求每个学生念一两段，然后她再加以解释。但我们理解甚少。后来，我利用课外时间，仔细读了杜兰（W. Durant）的“Story of Philosophy”中的斯宾诺莎一章，才算有所领悟。

第二学期，耶顿老师又给我们上了《精神现象学》。因为 1927 年正值《精神现象学》出版 120 周年。他讲《精神现象学》时，用的是一本德文本，此外还拿了一本英文本。她对我们说，这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讲课时，她画了一个大圆圈，用以描述黑格尔关于精神发展的环节和过程的思想。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只是蒙眬地感到这部著作气度宏大，格调清新，逻辑严密，不知不觉中便在情感上与它接近起来。

我于 1928 年 2 月间毕业。随后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进一步学习哲学。

4. 芝加哥的东方学生会 芝加哥是美国第二大城市，坐落在密执安湖南端。离芝加哥 70 里处有一个东方学生会，叫 Taylor Hall。这个组织受一位未婚的马太女士的赞助，主人是寡居的 Biller 夫人。她待东方学生很好，对我格外关照。1927 年暑假，我去奥柏林学习的途中经过芝加哥，当时我与杜长明、陈之长、程绍迥等同乘一辆车前往东方学生会。这是我第一次去 Taylor Hall。这天晚上，东方学生会正在开会。我看到有印度人、日本人、朝鲜人、菲律宾人，还有中国人。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算加入了这个团体。从此，我每年暑假和圣诞节都要去东方学生会，路费都由 Biller 夫人提供。我每次离开 Taylor Hall 时，她即使再忙，也要亲自下厨为我做饭。她手下还有几个人协助她管理 Taylor Hall。她待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还关心我们的婚姻和学习。因此，我们都称她“Mother Biller”。
这两件事我迄今未忘。记得我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时，曾受芝加哥电台的邀请与一位牧师对话，回忆了我在四川农村的幼年生活。其中谈到我去江中游泳，回来后挨了母亲一顿打。三天后，Biller 夫人打来电话，对此事大笑不已，觉得十分有趣。另一件事是，1929 年我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后便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报上刊登了获得学位者的名单，Biller 夫人看到后，立即写信向

我表示祝贺，并在信中夹了一张 30 美金的支票，以示奖励。1930 年，我还担任过一届主席。东方学生会后来搬到芝加哥城内的 Brent House。那些生活确使我终身难忘。我还与 Mother Brent 夫人有过联系，直到回国三年后。

5. 芝加哥大学的《精神现象学》学习 奥柏林大学毕业后，我于 1928 年 2 月来到芝加哥大学。给我们讲授哲学的是米德 (J. H. Mead) 教授。他开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两门课。据上一年级的同学说，米德教授讲得最好的是社会心理学，有的同学甚至听了两遍。我非常惋惜未能听到。米德教授是耶顿的老师，他讲的《精神现象学》要比耶顿好得多。米德还是杜威的好朋友，对《精神现象学》造诣颇深，他主要着重精神现象学的社会心理意义。他讲课时，口若悬河，逻辑清晰，说服力强，很受学生的欢迎。听了他的课，更加深了我对《精神现象学》的理解和重视。

在芝加哥大学时，我还听过另外两位老师讲授的哲学。有一位名字叫斯密士 (T. V. Smith)，当时还当了美国国会议员。他主要讲 T. H. 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及摩尔四人。他是国会议员，反对格林和布拉德雷的观点。另一位教师叫塔尔兹，他曾与杜威合著过一本伦理学专著。他讲课时，主要从政治、社会方面来谈论伦理学。我听课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我主要是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思想。塔尔兹看了此文说：“写得很好，可以在刊物上发表。”后来我自己送交《芝加哥道德论坛》发表，这文也是我在东方学生会开会时宣读过的。

6. 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活 1929 年下半年我到哈佛大学继续学习哲学。这里有三位教师对我的哲学研究生涯影响很大。一位是霍金 (Hocking)，属新黑格尔学派。他为我们开了一个研究班，专门把鲁一士生前未发表的手稿拿来讲，他有一本名为